



新世紀教育哲學的 回顧與前瞻

Retrospect and Perspectives o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of the New Century

簡成熙 著

新世紀教育哲學

Retrospect and Perspectives on Philosophy

的回顧與前瞻

of Education of the New Century

簡成熙 著

高等教育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世紀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 / 簡成熙著. -- 初版.

-- 臺北市：高等教育, 2014.10

面；公分

ISBN 978-986-266-096-6(平裝)

1.教育哲學

520.11

103019295

新世紀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

Retrospect and Perspectives o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of the New Century

作 者 簡成熙

出 版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 100 館前路 12 號 10 樓

電 話 (02)2388-5899

傳 真 (02)2388-6600

郵 撥 18814763 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 記 證 局版北市業字第 390 號

總 經 銷 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傳 真 (02)2389-2500

出版日期 2015 年 1 月初版

定 價 450 元

ISBN 978-986-266-096-6

網址: www.edubook.com.tw

本書之文字、圖形、設計均係著作權所有，若有抄襲、模仿、冒用情事，依法追究。
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序

教育哲學是教育學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但隨著經驗科學的發展，人類社會技術文明的突破以及資本主義商業社會價值的普及化，哲學在現代社會中似已撤出了知識之王的地位。教育哲學也越來越喪失教育學術的發言權，逐漸淪為學院內學者的概念遊戲。其實，教育絕不僅只是技術，舉凡大至民族文化，小至班級教師日常的生活世界，無一不是教育哲學探索的範圍。臺灣1968年實施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是當時開發中國家邁入現代化的典範，2014年首屆十二年國教，似淪為後期中等教育入學的技術設計，不免令人唏噓。哲學中的理性，讓我們深入、全面的統整教育事業，不囿於一偏的技術之見。哲學中的感性，則涵融、常保教育工作者赤子之心，二者都可共謀、完善教育理想。

溯自1982年進入國立高雄師院（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就讀，公費的「鐵飯碗」，也曾讓我一度安逸自滿，是哲學內涵讓我見識了知識的浩瀚，自許能在校園的成長路上，體現大學生追求知識、獨立思考的價值與尊嚴。曾幾何時，臺灣師資人力過剩，公費取消，大學學位也唾手可得。我近年的學生許多無緣成為教師，沮喪不已。我總是勉勵他們要放寬視野，珍惜大學求學機會。從碩士到博士階段，教育哲學一直是我個人思索教育議題的終極法門，而1991年有機會執教大學殿堂，更使我肩負了臺灣教育哲學研究的重責大任。我期許在商業功利邏輯不斷腐蝕教育人文理想的今天，個人能在學術及教學實踐上，竭盡唐吉軻德式的努力，體現書生報國的古典志業。

今天呈現給讀者的文集，是我近年來的學思所得，計分四篇「教育哲學發展」、「教育與哲學方法」、「分析哲學及其挑戰」、「德育與人權」等14篇專文。我希望藉著這份文集，能在繁瑣的教育哲學發展史中，表彰中西教育哲學先進的成就，啟發可畏後生勇於進入教育哲學的探索園地。同時，我也希望能以個人研究教育哲學的經驗，特別是對教育哲學問題意識的掌握，展示哲學論證教育議題的範例。諸如美國學者Siegel與Burbules

對理性的論辯、品格教育與人權教育的可能衝突、個人權利與愛國意識的折衝等，這些議題也大致是近年西方的時興議題。教育哲學絕不僅只是抽象的學派陳述，更是一種嚴謹的思考方式。公民教育、品德教育及其他議題，都有太多值得臺灣教育工作者從哲學立場加以反思之處。細心的讀者一定可以感受到我對教育哲學學術建置所懷抱的深厚情感。

感謝父母親從小提供我一物質不虞匱乏又溫馨的家庭，父母都經歷上個世紀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重慶大轟炸及盟軍空襲臺灣，使得我的父母沒有機會接受正規學校教育。先父簡大明先生，在1989年我獲碩士時不久，即已辭世；母親蔡梅花女士也在今年（2014年）往生。他們是我第一位，也是我永遠的老師，謹以本書獻給已故的雙親。我的妻子雅齡，今年升上教授，兒子琮庭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白老鼠」，順利升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女兒佳誼還無憂無慮的在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就讀。我珍惜自己擁有平凡又溫馨的家庭，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家人。本書多數論文是由教育系102級賴品卉同學協助文書處理，品卉也是我最得力的教學助理。我服務的學校從屏東師範專科學校、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在今年成為「國立屏東大學」，也見證了臺灣師範教育及大學的發展軌跡。學校讓我在博士候選人的求學階段，即無失業的後顧之憂，感謝歷任校長對我的包容與抬愛，他們是何福田校長、林顯輝校長、劉慶中校長、李賢哲校長以及古源光校長。最後，也把本書獻給我服務的新大學——國立屏東大學。

簡成熙

於屏大研究室

2014.9.9.中秋節後

目次

Part 1 教育哲學發展

第一章	臺灣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1949～2005 年	3
第二章	百年華人世界教育哲學之發展	41
第三章	依賴、自主與互為主體： 淺談哲學與教育哲學的合作	81

Part 2 教育與哲學方法

第四章	論教育哲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	107
第五章	哲學與教育行政：兼論教育行政哲學的研究方向	139

Part 3 分析哲學及其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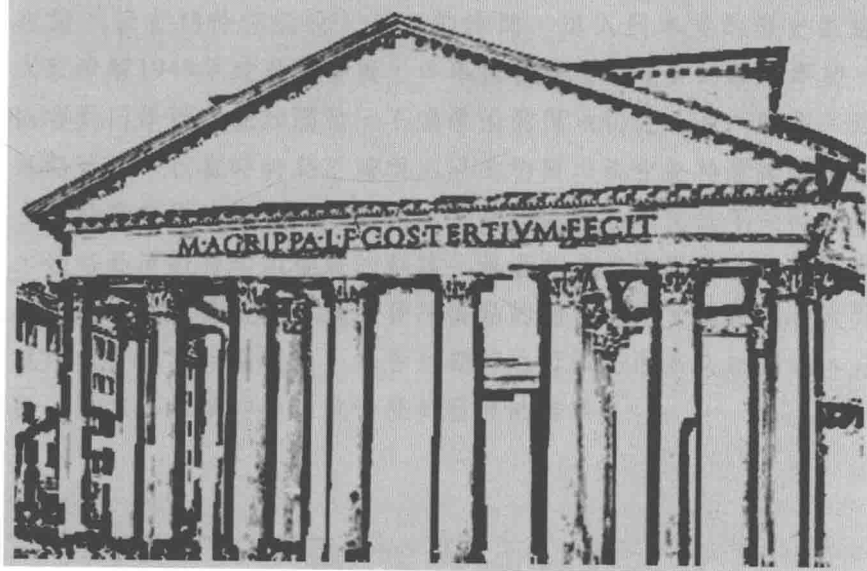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從三本英國教育哲學手冊回顧與前瞻 倫敦路線的發展：兼評歐陽教的貢獻	157
第七章	革命與再革命的教育分析哲學：兼論郭實渝的貢獻 ...	193
第八章	Siegel 與 Burbules 對理性教育目的之辯論 及其對臺灣教育的啓示	235
第九章	從西方哲學重構臺灣教育的主體性	265
第十章	重溫哥倫比亞通識課程： 評 Cross 《課程秩序的綠洲》一書	291

Part 4 德育與人權

第十一章	臺灣德育的推展與研究何去何從？	311
第十二章	品格教育能夠促進公德嗎？	333
第十三章	品格教育與人權教育的衝突與和解	363
第十四章	個人權利、集體權利與愛國意識的衝突與和解	385

Part 1

教育哲學發展



第一章

臺灣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1949～2005 年¹

導讀

大學各類學門發展史常標示著該學門學術與理論建構的歷程，也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宏觀的歷史縱深。同學們在選習某一學科時，常只專注在特定理論及學派的精熟，而忽略了該學門整體的發展，反而容易「見樹不見林」。

對初學者而言，由於對教育哲學的派別及人物並不熟悉，閱讀過程也會覺得繁瑣，如果你完全沒有任何選習教育哲學、教育思潮等的修課經驗，可藉此文大致掌握中、西方教育哲學的發展，不要太拘泥文中涉及的學術派別或人物，掌握基本概念即可。

如果你以前曾修習過教育哲學相關課程，或正在教育相關研究所攻讀教育理論，筆者期待你能投入更多的時間，進入到本文的歷史脈絡縱深中，大致瞭解1949年政府遷臺後，各年代教育哲學先賢的學術事功。或許有些內容對同學而言恍如隔世，不過學術的傳承仍是一步一腳印，沒有前賢的筭路藍縷，在當時時局不靖與困厄的物質環境中堅持學術傳承，也不會有今天教育哲學的學術成果。讀者也可以遨遊在本文的不同時代哲思軌跡中，領略臺灣教育學術發展的動態。筆者相信本文對於有志於參與臺灣教育學術建構的可畏後生，應能發揮提點的指引功能。如果讀者大學時期並非就讀教育學門相關科系，筆者也期待您可以仿照本文的方式，自行蒐集資料，對自己主修的學門做一歷史發展的省察。

¹ 本文改寫自原刊登於簡成熙（2005）。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66，1-24。

「教育哲學」在臺灣正面臨一種極其微妙的局面，一方面它是極少數具有哲學興趣的教育學者鑽研的課題，一方面它又是廣大修習各類教育學程的師資生檢定考試之必考科目。學術界的冷門學科，同時也是師資班及碩士班的熱門考科……。 (鈕則誠，2004：17)

壹、緒論

當某一門學術領域燦然備至，成熟的學術社群所發展的「典範」(引用T. Kuhn語)一方面會對學術成員有所引導，但也有可能會限制了成員的視野。因此，對某一學術領域定期地反省，回顧過去、前瞻未來，也幾乎是西方學術發展中學術社群定期的重點。美國國家教育研究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NSSE)分別在1941、1954、1980及1999年以「教育哲學」作主題而出版論文選集，其中，在1941及1954年的選集中廣列了各種學派(簡成熙，1996a：20；Henry, 1942)；1980年的選集則是以「課程理論」、「教學理論」、「美學」、「邏輯」、「倫理學」、「社會哲學」、「科學哲學」、「形上學」等哲學範疇內的教育主題，由名重一時的學者撰文(Soltis, 1981)；1999年則是建構主義的專號(Phillips, 2000)。除此之外，美國教育哲學會(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PES)從1940年代創建以來，不乏對教育哲學發展的討論，有些是對美國教育哲學開課情形、人員等的反省(Broudy, 1967)；有些是對PES發展的回顧(Nelson, 1992)。而歷屆PES年會的主席論文，也是重要的指標，例如，Pratte (1981)重新探討「分析的教育哲學」之發展；Martin (1982)質疑「教育人」(educated person)反映了男性的認知，均帶動了許多更為細緻的討論。而美國教育哲學的代表性刊物《教育理論》(*Educational Theory*)更是不乏此類的討論，在1991年第41卷第3期及2000年第50卷第3期，均有非常豐富的歷史回顧討論。

英美名重一時的教育哲學家對於教育哲學的呼籲、期許、回顧，更有著畫龍點睛的意義。I. Scheffler在1954年正式標舉，並發表〈邁向教育分析哲學〉（“Toward an analyti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一文，此文具有里程的意義，且在其主導下，《哈佛教育評論》（*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56年春季號，展開對「教育哲學」學科性質、功能的討論。而在邁向1980年代，Scheffler（1980）也在〈教育哲學：最近的貢獻〉（“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me recent contributions”）一文中簡要回顧了英美國家在課程與教學、心靈理論、社會理論、哲學史本身相關的教育哲學論述。英國的R. S. Peters則分別在1966及1983年兩度檢討英國教育哲學的發展，認為教育哲學不能流於哲學派別的化約；不能停留在思想或人物的鋪陳；也不能只停留在少數大師智慧格言（Peters是舉A. N. Whitehead為例）。Peters（1966）認為，教育與心靈哲學涉及的概念（如學習、發展、思考、興趣、需求、品格、人格、全人、自我實現……）、教育與倫理學涉及的概念（如自由、民主、均等、權威、灌輸、懲罰、紀律……），以及知識論與教育的相關概念（如訓練、受過教育的人、博雅教育、知識的形式……）等，才應該是教育哲學著力的重點。而在1983年，他也呼籲同道，不要為分析而分析，要更重視與其他學科與教育實務的關聯（Peters, 1983）。此外，Dearden（1984: 25）在1980年代也曾考察大英教育哲學會（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PESGB）的機關刊物《教育哲學期刊》（*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發現從創刊到1980年止，共刊載了113位作者的169篇論文。1990年代則有Evers（1998）從「後分析」的立場，檢討了英倫教育哲學的發展。類似的檢討，在英美語系世界，一直不曾間斷。又如，Hirst（1998）在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以下簡稱倫大）慶祝開設「教育哲學」講座50週年，撰寫了一篇回顧性的文章。因此，我們不要輕忽這些「回顧與前瞻」的文獻，他們有時的確能反省過去以指引未來。Burbules（1989: 236-247）在1990年代前夕，檢討美國教育哲學的課題與趨勢時，曾經列出了四項教育哲學的研究重點，分別是：女性主義對教育

哲學的反省、吸收科學哲學之成果反省教育研究之方法論、重視教師們日常教學的實際推理及基進（radical）與批判式教育理念的探討。證之1990年代美國教育哲學的發展，也的確洞燭先機。

筆者不厭其詳地說明，除了是為有興趣研究「教育哲學」學術發展的人提供一些基礎文獻外，主要仍是為本文的撰寫做個對照。臺灣戰後並沒有像美國PES或英國PESGB那樣的專業組織，也沒有像《教育理論》、《教育哲學期刊》²的代表性教育哲學刊物可資檢視教育哲學發展的成果與趨勢。而國內的教育哲學先進也很少為文探討國內教育哲學的發展，無怪乎國內中生代蘇永明（1999a：251-252）在邁向千禧年之際所作的國內教育哲學回顧中即坦言：

由於所評論的對象都是以往的師長和前輩，這種做法在中國文化上，一向不被鼓勵的。然而，基於學術發展的需要，仍有必要針對此一學門的現狀加以評估之後，才能導出未來的發展方向。在態度上，筆者將秉持就事論事的立場來從事，若對前輩有所批評，也必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立場出發。

蘇永明（1999b）謙稱並不是最適合撰寫該文之人，筆者又何嘗適合？筆者在前段已經指出了回顧與前瞻性文章的重要，也同時指出了國內撰寫的困難點，在此也只有勉力爲之了。筆者將政府遷臺後，即已取得博士學位且擔任教育哲學教學者視為第一代教育哲學先進；而在1960年代，受教於第一代教育哲學先進，在1970年代取得學位或以教育哲學爲研究、教學職志者爲第二代教育哲學先進；受第二代教育哲學先進啓蒙，而於1980年代取得學位，擔任教育哲學課程教學者爲第三代教育哲學工作者，也是國內目前教育哲學的主力。筆者將以這些學者所撰寫的教科書、專著及論文爲主要分析依據。要說明的是對前輩的學術論斷，姑不論筆者學養及態度是

² 美國的 *Educational Theory*，荷蘭發行的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澳大利亞發行的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及英國的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均是英語系世界重要的教育哲學期刊。

否躁進，其實也涉及了相關史料的鑑定與有關人物的互動。筆者暫時無法做到Kaminsky（1993）風塵僕僕於英倫、澳大利亞與美國間，所追逐的教育哲學發展史。再者，受限於篇幅、學養與個人的學術興趣及視野，本文的評述也當然無法避免主觀，特別是無法概覽第二、三代所有教育哲學先進與工作者的成果，遺珠的前輩或同道，只有先行致歉。最後，筆者直呼前輩及同道師長大名，也是期待能展現客觀於歷史文獻的洪流中。誠摯地期待獲得師長及同道的體諒與指正，若是能吸引部分學子因此踏入教育哲學的探索園地，那更是筆者不敢預期的想望了。

貳、哲人日已遠！第一代哲學先進

政府遷臺前的著作，筆者不敏，未能深究，³但這些著作之中，吳俊升於1934年出版的《教育哲學大綱》，毋寧影響臺灣最為深遠。他所揭示的三種教育哲學研究程序：

一、以哲學裡與教育有密切關係的各個主要問題，例如，心靈論、知識論、道德哲學、社會哲學等為綱，以各派哲學對於這些主要問題的解答為目，然後評述各派哲學對於此等問題的解答，在教育上所生的影響。

二、以各派哲學，例如，自然主義派、理想主義派、實用主義派、社會主義派、個人主義派等為綱，以各派對於教育有關係的各個主要問題的解答為目，然後評述各派哲學體系在教育上所生的影響。

三、以教育本身的根本問題，例如，教育本質論、目的論、方法論、價值論、課程論為綱，以和此等根本問題相關涉的各派哲學的解答為目，以期闡明何派哲學，對於教育本身何種問題，有何主張，有何影響，最後更就教育上的實際結果，加以批評。至今仍然廣為人所持循（吳俊升，1972：38）。

³ 根據崔載陽（1952）及吳俊升（1973）的著作書目，也大致可看出1930、40年代學者的研究成果。近年來中國大陸也重新重視1930年代學者的成果，紛紛重印當年著作，值得臺灣的學者重視。

吳俊升在序言裡自承身受J. Dewey實用主義（Pragmatism）及法國社會學家É. Durkheim的影響，在臺的增訂版中，又新增了「教育哲學新頁」——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與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根據已故先進盧增緒（1990：9）的看法，該書「內容與精神毫不遜當時西方之教育哲學論著」。而吳俊升在臺增訂版序言中也指出，其論著較美國知名教育哲學家J. Brubacher之《現代教育哲學》（*Modern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及V. C. Morris之《哲學與美國學校》（*Philosophy and the American School*）更早。Morris之著作第二版與Y. Pai合著（Morris & Pai, 1976），筆者曾仔細研閱，也深覺就深度而言，吳俊升之著作毫不遜色。不過，由於吳俊升並沒有長期在臺服務，他的影響力恐只在文字上。1970年代因應九年國民教育的師資培育，由編輯小組（1976）掛名，多位學者共同撰述的《教育哲學》，仍深受《教育哲學大綱》的影響。

相較於吳俊升，田培林在政府遷臺後近30年，一直服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師大）。田培林生前並沒有教育哲學的專著，賈馥茗在田培林辭世後所編的《教育與文化》上、下冊，大致代表了田培林的哲學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田培林似乎認為「教育哲學」這個名詞並不恰當，他說：

向來講教育哲學的，所講的或者是教育的哲學基礎，或者是教育和哲學的關係，或者將哲學家的教育思想彙集起來，名義上稱為教育哲學，實際上並不是教育哲學；而且把教育和哲學劃分開來，根本上已經失去了教育哲學的意義。……教育哲學是哲學家個人所提出的教育上的問題，只代表個人的哲學，所以教育哲學必須冠上個人的名字，成為某某人的教育哲學，否則便不能存在。（田培林，1976：12）

這裡無法仔細討論田培林對英美國家習稱的「教育哲學」學科名稱不滿的確切理由。馮朝霖（1993：148）曾經介紹德國教育學門課程的內容，也

指出德國雖然沒有「教育哲學」之名稱，其實是已經分化為若干領域，諸如「教育人類學」、「教育學術理論」（或後設理論）、「教育實踐學」（或教育倫理學）等，哲史份量達三分之一。由於田培林早年留學德國，應該也是類似的情形。如果不拘泥「教育哲學」名詞之爭，田培林所倡導E. Spranger的文化學派及其特重教育與文化的關聯，使師大教育研究所在臺灣一直是教育哲學研究的重鎮。

田培林對於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的派別及重要人物的介紹，影響深遠，諸如J. H. Pestalozzi、F. W. A. Fröbel、M. Montessori、G. Kerschensteiner等教育人物廣為1970～1980年代學子耳熟能詳。

《教育與文化》一書上冊，田培林（1976）對於德國教育制度，諸如大學推廣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乃至教師組織等教育實際問題，都有相當的討論，「理論」與「實踐」之間，田培林作了最好的整合。筆者的史識尚不足以論斷田培林基於哲學思想加上其留學經驗所引介的德國教育實際風貌，在1950～1970年代是否具體影響臺灣相關教育政策（例如，臺灣1950～1960年代的技職教育是否受德國技職教育的影響？）。只是，立基於本土的教育哲學與實踐，實有必要對於思潮引導教育政策作一歷史文化的省察。其間的相互搓揉、滲透、得失，均有助於現階段對於新思潮或國外新制度的引介。慶幸的是，田培林留學德國，主導師大教育研究所多年，作育英才無數，值得我們後學用更宏觀的角度去定位其教育事功。

反觀吳俊升留學法國，其著作雖深受Durkheim影響，然而除此之外，吳俊升很少介紹法國的思潮及教育風貌。且由其《教育哲學大綱》一書看出其心儀的是美國學者Dewey所倡的實用主義教育精神，吳俊升雖謙稱「述而不作」，不在於抒發個人學說，但仍可精確反映同一時期美國教育哲學的水平。綜合言之，政府遷臺後，第一代的教育哲學大師，英語系世界（美國）與歐陸（德國），各自發揮了其學術的影響力。

同一時期，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也是人才濟濟。吳兆棠與王文俊均留學德國，王文俊且直接受教於Spranger，其著作《人文主義與教育》展現了德國新人文主義的精神（王文俊，1983），與田培林有共同

的旨趣。趙一葦則留學美國，師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R. Ulich（Ulich原在德國來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任教，不見容於納粹，受哈佛大學禮聘，迄高齡退休），其博士論文以A. N. Whitehead為主題（趙一葦，1988a，1988b；Chao，1988），可見，政大的教育哲學傳統，也是歐陸與英美齊聚，分庭抗禮，在1950～1960年代，也吸引多位研究生投入。另外，趙一葦（1967）也譯出了J. S. Brubacher的名作《現代教育哲學》（*Modern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第二版。只不過，趙一葦（1993，1998）本身的教育哲學專著是在他離臺多年後才正式出版，因而其對國內教育哲學的影響，可能是在早年的教學生涯，而不在於晚期的著作。相較於師大的田培林，王文俊、吳兆棠、趙一葦等的後學，則較無具體的闡述這幾位教育先進的思想與學習點滴。

第一代教育大師中最早期的弟子，是於1957年在臺即完成碩士學位的賈馥茗（1926～2008）。第二代早期教育哲學先進不一定直接受業於她，筆者在此仍把她列為第一代。賈馥茗在1958～1964年間分別在美國奧立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進修，主修輔導、人格等領域，根據其口述史，賈馥茗認為，當時國內教育學的教授以專精哲學居多，心理學方面的人才很少，且當時美國的學風強調實證取向的調查研究，賈馥茗乃決定主修教育心理學領域（王萍，1992：71-72）。賈馥茗的志向毋寧反映了自民國初年以降學子留學，心繫祖國企求貢獻所學於國家的歷史傳統，例如，當代思想家，前中研院院長胡適，自承他早期赴美習農，也是有感於科學報國。賈馥茗於1960～1970年代間，著有《兒童發展與輔導》（1967年）、《心理與創造的發展》（1968年）、《英才教育》（1976年）、《教育與人格發展》（1977年）俱為心理學取向的著作。1977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賈馥茗（1978年）發表〈從學庸中所見的教育準則與情懷〉，重新回歸（中國）哲史的研究，《教育哲學》及《教育的本質》兩部著作都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國學術養，相較於其他第一代教育哲學先進，賈馥茗（1983，1998）無疑更有著建構中國教育哲學的自筆者期許。其《先秦教育史：中華文化與教育的源流》（2001年）、《教